

科幻与未来学

□ 郑军



“真有未来学这门学问吗？”
“未来研究会是个正规的学术机构吗？”
“……”

每次听到科幻界朋友这样发问，我都感到悲哀。未来学与科幻曾是一奶同胞，如今却像失散多年的兄弟。

1516年，托马斯·莫尔完成了《乌托邦》。它既是科幻史上重要的一章，也是未来学的一个源头。当时没有什么SCI指数，学者想对未来说些什么，写成小说更容易流行。康帕内拉写《太阳城》，弗朗西斯·培根在《新工具》里虚构“本萨伦岛”，这样的例子当年比比皆是。

这些人并非有文学上的兴趣，主要是方便讲道理。这些文本也不像小说，更像背景设定。当时，有些不那么知名的未来学作品更像科幻小说。1763年，匿名作者出版《乔治六世的统治时期，1900—1925》。法国人默西埃在1770年出版《2440》，预言奴隶制将废除，人类会统一。

1863年，凡尔纳因《气球上的五星期》开始科幻作家生涯。其实他是写了一篇论文，研究如何控制气球的高度和方向。出版商建议他改成小说试试，从此大获成功。

在其主要作品里，凡尔纳仅描写各种科学构想。但在晚年遭《约拿丹号历险记》中，他全面预言十九世纪各种流行政治风潮的未来，与百年后的事实惊人一致。《约拿丹号历险记》的预言水平远超同时代时政专家。

在凡尔纳的光耀下，不少人撰写预言未来的小说。英国人利顿在《即将到来的种族》(1871)里，描写了知识集团将控制社会。贝拉米的《回顾》(1888年)在美国掀起了相关的政治运动。里奇特在《100年间》(1892)中，精确地预言美国和俄国在一百年后瓜分世界，并且各有三亿人。

如果翻阅从《新中国未来记》开始的那一波中国科幻小说，你不会找到一篇关注过去的作品，所有小说都在描写未来。那就是接受了同时代西方科幻中未来取向的结果。

未来学界公认的创始人是威尔斯。是的，就是科幻作家威尔斯。当然不是因为写了那么多著名科幻小说，而是他写了很多研究未来的文章。1902年1月24日，威尔斯在皇家学会演讲中正式提出建立研究

未来的科学，那一天被未来学界视为重要时刻。

威尔斯参与创办《明天，未来》杂志，成为它的最初领导人。杂志既发表未来学论文，也曾是英国科幻协会的会刊。当年他还没提出“未来学”这个词。1943年，德国学者弗莱希泰姆正式创造了这个概念。

科幻在美国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，这个阶段最主要的作家都具有未来学倾向，甚至直接研究未来。克拉克创作过《未来的轮廓》，讨论科学界如何走出固步自封，全面拥抱未来。阿西莫夫不仅创作很多未来学著作，还接受大公司邀请，向他们提供未来咨询。

受当时国外创作倾向影响，在截止1983年的中国科幻大潮里，我们也几乎找不到回顾过去、逃避现实的作品。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是那个时代最具未来学倾向的科幻小说，其意义长期被低估。叶永烈并非只写了一堆“奇技淫巧”“未来市”居民学习多种外语，经常出国旅行。今天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，在1979年都是惊人的预言。

在那个年代，未来学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学校教育。老师们经常“what if”(如果……会怎样……)的模式让学生们讨论，设想某种变革对社会的影响，类似于没有人物

和情节的科幻创作。很多这样的课程与科幻小说讲座混在一起，今天也被视为科幻教育的组成部分。

未来学与科幻文学分家，大致也就在那个时候。一方面，未来学始终过不了“可检验性”难关，无法在科学界立足，影响力大大下降。想当年，《第三次浪潮》全球发行上千万册。如今，我很难从80后、90后当中，遇到一个听说过“未来学”的人。

另一方面，悲观的未来学渗透到科幻创作，取得了决定性影响。是的，诸如“人口爆炸”“资源枯竭”“环境污染”这些概念也来自未来学，只不过是其中的悲观派。两个派别不仅立是两种取向，在想象力上也不能同日而语。

悲观派是在现实基础上作减法，乐观派是在现实基础上作加法。悲观派常用“趋势外推派”，认为现在的某种不良趋势将来会增加50倍，或者持续一百年。乐观派使用“因素代入法”，相信会有某些尚未为人所知的有利因素，将来会大幅度改变人类社会生活。

悲观派只关注已经很显著的不良趋势，比如环境污染。所以，他们总是落在时代后面。乐观派则要通过调查研究，寻找尚未引起关注，甚至还只停留在理论的因素。他们总是站在时代前面。今天去读



英国科幻小说家亚瑟·查尔斯·克拉克纪念邮票。

六七十年代的未来学名著，仿佛正在谈我们周围的世界。

悲观派在六七十年代于学术界形成广泛影响，二三十年后影响到国外科幻创作。当年，像《猿猴世界》《疯狂的麦克斯》这些悲观派作品确有警世作用。现在则成了套路，新一代中国科幻作家更是深陷其中。我曾听一位年轻获奖作家发表感言，认为科幻只能写机器人造反，或者外星人入侵。当然不是，可惜他们不知道科幻曾经写过别的未来。

如今在科幻圈流行的种种“高概念”，基本上都是悲观派。与当年的科幻相比，是一些文本更完整，

细节更细致，主题更无聊，想象力更贫乏的作品。创作这类作品的人，并不需要劳神费力研究未来。

今天，每当有人向中国科幻投以期待的目光时，我就会问他：你心目中的科幻，是否还是凡尔纳、阿西莫夫或者叶永烈时代的科幻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建议你谨慎。也许，你从现在的科幻里找不到想要的东西。

当然，我希望明天的科幻能够满足他们。前提是科幻界能有足够多的人，知道什么样的坑正在前面的路上等着我们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，科幻作家，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)

遇

见

茶

神



《茶神传奇》，吴志高著，华文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。

当看到《茶神传奇》的时候，只当是某位爱茶者“玩票”之作。原准备随便浏览一下即可。不想，读过小说前面的序言之后，笔者便坐到书桌旁，戴上老花镜，认真地阅读了起来。

我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，是因为作者借文中主人公张延晖及其祖辈种茶制茶事茶的经历，以北苑文化为背景，为读者再现了在五代十国、唐宋时期的历史变迁中大众水深火热的生活。更为可贵的是，作者借主人公重要的人生节点，为读者全景再现了北苑当地的风俗习惯。比如，结婚流程中关于提亲以及完婚时的情景，甚至对婚后包括回门在内的各种礼仪均给予了详细的描述。

但更重要的是，我说它是一部中国茶文化史。作者从主人公张延晖出生之时起，即展现出来的奇——第三天生“添益”之礼时竟伸手抓了一片茶叶往嘴里送，在场的无人不称奇拍手，在描述其亲情、爱情、友情、乡情的过程中，把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一个个看似孤立的茶文化知识，有机地贯穿在了主人公种茶、焙茶、讲茶、售茶的过程中。如顺应今天茶界有识之士提出的中国茶文化从娃娃抓起的倡议，作者描述了四岁的主人公一开口讲话，即可以背诵陆羽《茶经》的故事，为其成为茶神埋下了伏笔。

作者巧妙地把茶字、茶寿、陆羽等茶文化知识和典故展现在一个个看似平常的生活场景中，使小说更具故事性。而且，对于“一高兴就往茶山钻”的主人公，在继承了父辈种茶制茶技艺之后，提出了“一花独放不是春，百花齐放春满园”的格局观念，并且为茶农茶工开办夜校，公开自家专有的蒸青研膏茶技术，旨在不仅自家出好茶，而且要让“大家都把茶做好，提升我们整个建州茶业的品位。”

书香门第出身的张延晖，不论面对的是茶农，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者乃至皇帝，均不卑不亢地以茶为媒，将种茶、制茶、焙茶、售茶、品茶等知识娓娓道来，坚定地推广建州茶，让其一举走上了贡茶、御茶的道路，也让张家家园，成为了御茶园。这些内容，或许可以为现代人爱茶，却又苦于读不懂专业茶书的茶叶爱好者们，轻松掌握想了解茶叶知识提供了一条捷径。

看吧，茶园在主人公的眼里是美的——“……整座山尽是错落有致的茶梯，那茶梯构筑的线条顺着山的等高线向山两边延展开云，直达山顶松林和阔叶杂木林下。那柔美碧绿的线条宛如写在这五线谱上的音符……歌唱这里的茶，这里的树；歌唱这里的焙房，这里的制茶人。”这段超现实的描述，我更愿意把它当作是作者自己对茶山之美的歌颂。爱茶如笔者，到茶山后，能够表达的也就是：好美啊！好壮观啊！再无他词。而作者借主人公的脚步，为现代人展现了时下人们旅行时渴望进行的有文化特色的茶之旅——是，你可以沿着茶文化古迹展开旅行；二是，你可以考察茶山周边的自然风光；三是，你可以考察当地的人文……总之，展开一次茶之旅，可以让你充分地享受到“背靠绿山，前临清溪，远望山川景物之美，近观有竹篱茅舍之幽”，会让你情不自禁地发出“如此佳处饮茶，此生足矣”的感慨。

或许正因为作家吴志高当过工人、农民和教师，使其文字更加有生活意味。小说中丰富的民间用语，如“花椒掉进大米里——麻烦了”等，为读者带来了别样的文化体验。

于是，在作者张弛有度的描写中，中国唯一一位过世后，在民间演化为神、有名有姓、有朝廷授勋、有历史记载，有庙宇留存的志存高远、勇于创新、追求卓越、半官半商的制茶工匠形象生动地出现在了读者眼前。



托马斯：医学界的科学诗人

□ 张大庆

刘易斯·托马斯(Lewis Thomas, 1913—1993)是20世纪为数不多的能跨越科学和文学之间鸿沟的医学家。他把自己对科学、医学、健康、疾病的深刻见解，与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思考结合起来，以清晰、优美和诙谐的笔调，发表了一系列医学人文随笔，得到广泛好评，后来编辑为《细胞生命的礼赞》《水母与蜗牛》以及《最年轻的科学》等，都成了畅销书，其中《细胞生命的礼赞》多次印刷出版，已被翻译成11种语言，并于1974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。

刘易斯·托马斯1913年出生于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。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，母亲曾是护士，住所也兼诊所。因此，托马斯从小就对家庭医生的疾病诊疗耳濡目染。这种经历让他有机会观察到美国医学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，从他父亲作为家庭医生主要给病人以安慰，但实际上对许多疾病治疗效果不佳，到他所经历的抗生素革命，再到器官移植、免疫学、分子遗传学的突破。不过，在托马斯看来，20世纪医学实践中的巨大变化并不都是有损于病人的，他对医生们越来越专注疾病、远离病人感到忧虑。这个担忧也在他的随笔中充分地表达出来。

1933年，托马斯考入哈佛大学医学院，立志做一名医学家。1941年，他完成了在哥伦比亚长老会医学中心神经科住院医师的实习。后来他进入约翰斯·

霍普金斯大学从事儿科临床和风湿热研究，并对免疫防御机制产生兴趣。1954年，托马斯出任纽约大学医学院病理学系主任，并在随后的15年里将免疫学从一门基础医学学科转变为临床专科。鉴于他出色的能力，托马斯先后担任纽约大学医学院、耶鲁大学医学院、纽约大学纪念斯隆—凯特琳癌症中心院长的院长。1971年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。

虽然托马斯具有医生、医学科学家、医学教育家，以及行政管理者的多重身份，但他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却是他优美的医学人文随笔。他的文章或深入浅出地揭示生物学的奥秘，或娓娓动听地讲述现代医学的变迁，或幽默睿智地谈论病痛与生死。他被誉为“多才多艺的散文大师”，是当代“英语随笔的最佳作者之一”。

当托马斯在波士顿市立医院临床实习时就开始给《大西洋月刊》写诗，以弥补微薄的收入。但真正激发起他创作热情的应是邀在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上发表有关生命科学与医学的随笔。1971年，托马斯在耶鲁大学医学院任病理学系主任时，他的朋友、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的编辑弗朗茨·英格尔芬格邀请他每月为杂志写一篇随笔，约1000字的作品。托马斯为杂志写的第一篇随笔就是《细胞生命的礼赞》，随后每月一篇。几年中，托马斯收到不少读者来信，他们对文章赞不绝口，还有一位读者建议应将这些文章集结出版，这使得

托马斯大受鼓舞。不久后，托马斯选择维京出版社，并把第一篇随笔《细胞生命的礼赞》作为书名。该书出版后成为持续多年的畅销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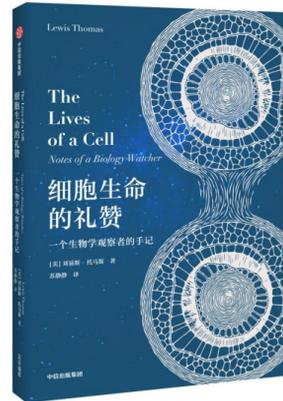
托马斯随笔的主题，通常以科学为基础，将身体、生命现象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、自然生态，甚至宇宙整体中来考察、省思、冥想。他相信本质上善良的，人类天生就是利他主义和诚实的，地球上的物种之间是共生合作的，所有的生命都在相互协作，相互依存。他认为音乐是星际交流的最好介质，并主张用巴赫的作品代表人类一遍又一遍地传向太空。托马斯在论述他喜欢的疾病理论时说，疾病往往是身体免疫系统的一种有缺陷的反应，而不是外来病原体的人侵。

在晚年，托马斯尤其关注死亡问题。在谈到死亡时，托马斯认为“真的没有死亡的痛苦这回事。我很确定，在死亡的那一刻，疼痛就被切断了。当身体知道它要走的时候，就会发生一些事情。内啡肽是由下丘脑和脑下垂体的细胞释放的，它们附着在负责感受疼痛的细胞上”。

1993年12月3日，托马斯因患一种类似淋巴瘤的疾病——原发性巨球蛋白血症，在曼哈顿的纽约医院去世，享年80岁。托马斯被誉为科学诗人。《细胞生命的礼赞》展示了托马斯既具有科学家的远见卓识，又富有诗人的机智与典雅；既反映出作者天生的乐观主义，又

呈现出其对现实的幽默与讽刺。他留下的科学人文或医学人文作品，依然会促使读者去思考生命的意义，探究自然世界的奥秘。

(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。这是作者为《细胞生命的礼赞》一书写序，授权本报发布。本报略有删节)



《细胞生命的礼赞：一个生物学家观察者的笔记》，[美]刘易斯·托马斯著，苏静静译，中信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。

工业文化遗产：人类文明的新话题(36)

陶琉之都：工业文明薪火相传

□ 程萍

萍踪悟语

付：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，都是“富二代”吧？没敢唐突发问，静听他们高声大嗓地用家乡话热情地欢迎我们，热情地介绍自己的家乡和企业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。一位个头起码1米85的小伙子大声笑着说：“今天欢送企业的一名职工参军，听说北京来了客人，工装都没换就赶了过来。”听到如此介绍，抬眼细看，怪不得小伙子看着那么阳光帅气，敢情是他的工装使他看上去格外精神。另一位年轻人紧接着话茬说：“他是鲁阳精工的老总陈阳，外语好着呢。真空泵是拳头产品，远销到美国、德国、俄罗斯等国家。”

接话的是传强电机的带头人王传强，博山青年企业家商会会长，获得淄

博英才称号。他也是在工厂里长大的标准“工二代”，父亲是博山的“老制造”，曾担任淄博微电机厂书记和厂长。国企改制后，创办了传强电机，年生产能力30万台，产品获得CE国际认证，出口美英德等国家，成为当地电机行业的排头兵。传强电机非常重视科技创新，是北京工商大学的产学研合作基地。传强的岳父是一位琉璃艺术大师，制作的琉璃蝴蝶活灵活现，特别是将灯工制作的昆虫花卉组合到一整幅画面上，突破了灯工只能制作小件艺术品的局限，实现了灯工作品画面化、浮雕化。他制作的灯工画屏《百花争艳》参加全国工艺美术展，获得创新奖。

坐在我对面的年轻人叫李山峰，他沉



上图：西冶坊的技师在吹制琉璃花瓶。右图：改造中的陶琉古镇。这些明清时期的民居用耐火砖垒墙，烧废的匣钵做院墙，极具特色。程萍/摄



默寡言，但他领导的博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一个具有40多年机械设备生产历史的山东名牌企业、省级先进企业、全国建材机械行业重点骨干企业，凭借产品质量成为五大发电集团：华能、大唐、华电、国电、中电投长期供货商，并与鲁能、浙能、国投等发电集团结成了长期友好合作伙伴。

望着眼前这些年轻的企业家，我终于没忍住，“你们都是富二代吧？”一句话，打开了陈阳的话匣子，给我讲述上世纪90年代父亲卖掉家里的住房，5000余元开始创业的经历。那时，全家人挤在工厂的一间破房里，外面下大雨，屋里下小雨。创业的艰难，让陈阳从小就懂得了自强不息。他说：父亲是真正的工人，是博山工业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。作为工人的后代，我们有责任接过父辈手中的接力棒，扛起中国工业的大旗，让中国制造走向世界。

谈起父辈们为家乡建设和发展作出的贡献，传强说，我们不仅仅是钦佩，是被他们的精神哺育着、激励着。我们在工厂里长大，现代大工业带给我们的雄浑与震撼，深入骨髓。能够沿着老一辈开辟的现代工业之路走下去，迈过工业企业转型升级这道坎儿，为国家的工业腾飞尽力，不管遇到多大困难，我们都充满信心坚持下去。博山区委区政府为企业服务的意识越来越强，措施越来越到位，我们感觉有奔头。制造业是工业社会的脊梁，我们不甘谁干？

他们的心声，触到了我心中最深的思考。研究和保护工业遗产的目的是什么？不就是要通过保护工业文明的历史，让人们在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中薪火相传，文脉不断吗？

[作者为中央党校(国家行政学院)教授、博士生导师]